宋史

五一



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户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户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

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爲七萬七千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旣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年擬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甞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

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户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壞景祐中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

引鋪爲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巳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巳前茶旣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甞許陜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陜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

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爲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爲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

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
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爲錢六萬五千入中河
北爲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爲三司使是歲
河北穀賤因請内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
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
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
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因言自
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
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
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予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

行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甞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乆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

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竒茶
鹽香藥又爲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竒茶鹽香藥民
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
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
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
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
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
行豪富之家乗時年利吏縁爲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
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
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内

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

司使請用其説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旣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

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户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産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

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貲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剝園户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歛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

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
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秖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
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秖
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
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
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
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
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
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
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

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

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廪給雜費又不預焉至於園户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

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

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賞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户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

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爲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户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内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法之意則

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

稅額總三十萬杷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迺即蜀諸州𫋇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杷以疾去先是杷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杷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

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爲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買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茍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

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榷茶爲民害罷爲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責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老秋葉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第賞有

差而所買麤惡僞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熈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熈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爲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録李杞前勞以子玨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産茶並用權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

而師閔榷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爲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爲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陜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買種民吏立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陜西賣茶爲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爲五

十萬及師閔爲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爲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儈主之故費於牙儈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户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吕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迥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

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
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
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
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
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
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
灼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戾
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
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
茶仍官為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

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爲額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爲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爲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寛

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滿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内外委官期一年驅筭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竒食茶之筭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寖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户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户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

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筭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

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户茶貯以籠篰官為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産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

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榷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搯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陜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户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户部茶籠篰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

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産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爲定有羸數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羡定園户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内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户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

之法主於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
初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
罷初限討斤重令買新引茶有羸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
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
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
陝西没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茶没
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
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
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賣以二浙
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

豫茶貨不通迺重扇搖之令於時掊克之吏爭以羸羨為
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
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
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
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
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
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户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
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
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
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户借貸

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
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
罪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
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爲福
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熙寧榷聽通商自
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
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
斤南劒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
户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
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爲本並從之所請均

入諸路榷貨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鑄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榷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户等以茶麤濫當剋納爲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榷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崇寧二年尚書省言建劍二州茶

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爲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骨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爲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剏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

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户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天源等河爲之以孫迥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吕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户部上凡獲

私末茶并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榷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垜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

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爲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三年復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𠞊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致弊欲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

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朔月進高宗建炎初於
眞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
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
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
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
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
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私鹽
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
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二年淮東
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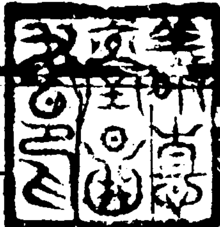
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幾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户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儈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儈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元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户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專以會子筭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

隆興府韓邈奏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
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
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建寧臘茶北苑爲第一其最佳者
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
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胯式屢變而品不一歲
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勍等相因爲
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
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十二年興榷
場遂取臘茶爲榷場本凡胯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官盡
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安移茶司

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鋌茶料凡製作之費篚笥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産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榷禁熈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户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户市茶百斤爲一

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户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户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産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隷總領所贍軍然茶馬司

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爲準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户旣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户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爲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叙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



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互市爲利宋朝曲示懷遠
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碉門
靈西砦易馬場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
來爲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食貨下七 酒 阬冶 礬 香附

酒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内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榷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槱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醨薄至課民婚葬

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産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榷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遂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榷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

仍舊榷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榷酤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惟夔達開施瀘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醞成即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醖用秔糯粟黍麥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糴以給不

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麴麥一斗爲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榷酤錢頗爲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榷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榷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奬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榷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

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酤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如三京法

官售酒麴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寖蕃爲酒醪以靡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䘏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闡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酤酒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曆初

三司言陝西用兵軍費不給尤資榷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祐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麴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醞

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衡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踰二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六月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在京麴院酒户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户損其利爲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爲十石溢額者以違制論在京

酒戶歲用糯三十萬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
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
糴在京新米與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
錢較年額損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鬻
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爲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
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糯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
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
雖屢閣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爲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
百四十未免逋負至是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
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

計所負倍罰其炊醞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醞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糟糯錢更令三年之內均月限以輸並除限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常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

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
條制定釀酒數諸將弁城砦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
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
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
僚請罷榷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日
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
路官監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
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鬻糟錢
別立額比較又詔諸郡榷酒之地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
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

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爲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爲賞罰詔酒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四務内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諸務糟酵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爲直達糧綱水工之費立酒匠闕聽選試清務廂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刺供踏麴釀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

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三年發運使陳遘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尚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大觀庫五年罷夔路榷酤末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城砦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賣坊戶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令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爲戶部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率十五爲公使餘如鈔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

規利輕畧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

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郡縣用罷四川州軍縣鎮酒官百七負其酒息微處並罷之七年以戶部尚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贍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爲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爲三十

九萬緡淳熙二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輸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罷措置贍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以點檢贍軍酒庫爲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充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員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三萬貫巳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三倍減三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巳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

減三年磨勘七千貫以上場務增及一倍升三季名次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七千貫以下場務增及一萬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二年磨勘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二十五年罷諸路漕司寄造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復置之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酤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月庫月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買酒庫凡未分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趂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見九年同安

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爲率七分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榷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孝宗乾道元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詔臨安府安撫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麴錢二萬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其後增爲五十萬四年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閟言總所庫四安撫司庫五都

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宮庫一共爲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爲額其行宮新庫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縻費以淨息三分爲率一分輸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爲名遂鑄印及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檢乾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令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禧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贍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官提領戶部犒

賞酒庫詹徽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額失陷依舊辟置初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阬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劒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劒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虢儀蘄黃袁英

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陜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劒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産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劒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産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産秦階商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産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兹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

陈仁

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東西川鹽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詔以非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曆中屢下詔申敕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

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發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阬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劒英韶連春二十

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劒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兖鳳翔陝儀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劒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劒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賀潮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治與至道天禧之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焉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阬冶不發而有歲課者蠲

之八年今近阬冶坊郭鄉村并淘摝烹鍊人並相為保保内及於阬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

元豐元年諸阬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

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右江塡乃洞產金請以鄧闢監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為錢二十五萬緡闢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

之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阬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岑水場銅額寖虧而商號閒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乆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治於是以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阬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阬冶以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阬冶合爲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啓爲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川陝京西路阬冶自爲一司許檢束州縣剌舉官吏而漕司不復兼阬冶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繇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

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膽銅古阬二一爲膽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爲膽土煎銅無窮而爲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爲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阬冶自川陜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幹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立額許民封狀承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山澤之利岑水一場去年收銅比祖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阬冶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興廢置移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

二年詔金銀阬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阬冶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冶地知縣月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爲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陜西阬冶司改併入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産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内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交溪

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場英州銀岡場皆併入英之清溪場惟黄阬場欲權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楊梅東阬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阬黄田白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西路阬冶已遣官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阬冶興發慮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阬冶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籤注歲半消補上之尚書省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唯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

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遞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陝西阬冶蔣彝奏本路阬冶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彝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官同諸縣丞遍視阬冶之利為圖籍籤注監司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罪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阬冶官劉芑計置萬永州產金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月廣東漕司言本路鐵場阬冶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阬冶已有提轄措置專司淮南湖

北廣東西亦監司兼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阬冶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阬冶徐禋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今部内山澤阬冶若獲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璹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阬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湟州界蕃官結彪地内金阬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禋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西及徐禋所領九路興修阬冶類鑿空擾下抑州縣承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

訪使者鄭諶并諸路廉訪悉究陳利病眞僞八月中書奏阬冶寖已即緒詔京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阬冶並罷十一月尚書省言徐禋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丹粉鬻以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倣茶鹽法榷鬻置鑪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相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興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榷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又內

皇城使裴絢爲涇原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沖淑之言石河鐵冶既令民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唯許鑄瀉戶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筴推行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畫請即治戶未償之錢收其已鍊之鐵爲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等冶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榷爲器以贍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乞之鐵爲器聞以鹽易鐵錢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

俱重可伐其謀請榷諸路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數十處餘止爲鑄瀉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詔戶部下諸路漕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地如舊法收其淨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榷取遂并諸路詳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爲言故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榷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黄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寶貨司立阬冶金銀等歲額或苗脉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虚

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賂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脉可給歲課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阬冶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磧麩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詔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鎮兩冶餘𠛱置冶並罷而常平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阬冶之利二廣爲最比歲所入稽之𤋮豐十不逮一令漕臣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多數立額定爲常賦阬冶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路阬冶凡二百四十五鑄

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緡五月詔阬冶舊隸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崇寧以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阬冶官屬如熙豐員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官靖康元年諸路阬冶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阬冶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究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阬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

爲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阬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鉛錫之冶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冶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

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冶五十二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宋初諸冶外隷轉運司內隷金部崇寧二年始隷右曹建炎元年復隷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阬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祖額增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

買及監官格内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三宮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爲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阬冶興發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阬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州縣勸令阬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

礬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

乃以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抝務置官吏宋因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緑礬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戶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爲一䭾給錢六千隰州礬䭾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價晉州每䭾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緑礬汾州每䭾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䭾四貫六百散賣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緑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鬻㓂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

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廼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奥之地私鬻侵利而緑礬價賤不宜與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

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十七萬餘貫眞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礬募民鬻之季鬻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爲軍亦置務鬻礬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榷礬之禁時河東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緡易粟六石計粟實直錢緡六千

而礬一馱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榷礬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爲一馱入錢京師榷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之類爲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爲軍礬售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礬損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爲軍礬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數無增損隰州礬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糴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礬鹽遺利李師中言官積礬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爲棄

物詔令商人入中糧草即以償之三年罷潞州交子務以

坊中納糧草箄請礬鹽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礬爲

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礬法專置提舉官

詔遣光祿丞楊蟠㑹議以聞蟠言坊州產礬官雖置場而

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

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鑊戶遞相保察或

私賣越界禁如私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輒以夾雜減斤

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

礬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于京西均房襄鄧金州

則售坊州礬礬之出於西山保霸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

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礬法自熙寧初礬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礬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元祐元年户部言商旅販礬聽其便廼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淶肆鋪户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礬非便若即河北產礬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礬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户部

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爲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礬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罷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

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
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
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五十文黃礬斤作八十文二
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
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
他產礬之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
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
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贑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
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焉

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榷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筭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

二年郴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榷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榷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榷貨務招客筭請紹熙三年以福建船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爲重也

志卷第一百三十八



志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史一百八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食貨下八　商稅　市易　均輸　互市舶法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鎭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齎生藥及民間

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應算物貨而輒蔵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掊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宋興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敕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

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
宥蠲除其餘橘園魚池水磑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
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
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陳
州私置蔡河鎖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
征太平興國二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溪渡
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算行旅州縣宜
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伍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
便人戶掌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
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寖廣

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汚壞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旣而下詔敕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儉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弛蒲魚果蓏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爲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須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

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陜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齎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稔蠲逸歲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令隨閑要分等以撿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旣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年濵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邊防財用李憲擅榷本路商貨令漕

臣蔣之奇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買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穀稻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買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

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人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稅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為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既重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初罷江南路承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為較元祐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

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垛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旣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幷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幷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卽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擧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垛場幷請復麵

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温明州運船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為中制頒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違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屨穀菽鷄魚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駞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貫販故有是詔漕臣劉旣濟起應奉物兩浙淮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麪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路牛價貴田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蠲稅候二年足如舊從

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踴官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

四百个

有增置及於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於牛米薪麪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省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

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欄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劘不啻讎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将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賈區公取牙儈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

之說丐假官錢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彦博曾公亮馮京皆韙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為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羣羌覬覦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謂邉豈便

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為軍增兵馬擇人
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邉民無復逋負
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羸以助軍費更闢荒土異日
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為先
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凖法
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
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內
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
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
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

四百八

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榷貨務為市

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
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
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
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樸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
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
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
薦席黄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頭鬻者市之
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務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
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
上界所償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爲本又賜夔州路

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録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禄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昻凡内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隷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馮京曰曩因榷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

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遽罷豈不為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

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茶會不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姦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

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
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
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
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
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
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
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
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
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榷市商人物非法
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

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從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入出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寖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

夙怨故卒擿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舉市易二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河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

四百个字

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元豐元年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貨者許用金帛等為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願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三年歛及三分者比遞年推恩八分者理為任期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蕃賈與牙儈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稅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儈引蕃貨赴市易務中貫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

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責坊場
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務亦如
之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
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
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三者惟
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
請自今所貸歲約毋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以相
濟續非舊戶惟用抵當貿遷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
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斂而復散通所
負毋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

四百个

經制熙河邉防財用司會其置司以來所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内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五年詔外内市易務所負錢寛以三歲均月限以輸限内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安禮退批詔加内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外

內字公欲增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月置饒州景德鎮瓷窯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務以通蕃漢貿易七年改市易下界為榷貨務令諸州句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為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賈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寬剩錢為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鬻八年罷諸鎮砦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

濟民乏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為平準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物擾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給之所崇寧元年戶部奏平準

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爲南北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郡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餘並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爲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直違者以盜論四年

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須胡桃紋鵓鴿色守臣王居正以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温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之諸類此者並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縣在夔部尤為僻遠減免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昕言諸路收免行錢定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擅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免行錢欠是後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及小商數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令司詔臨安府

及屬縣交易儈保錢减十之五七年諸路州縣交易儈保錢亦以十分為率與减五分嘉定二年以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末支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許陳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强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

食路絶望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
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
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
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
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
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
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
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

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
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
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
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
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
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
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
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
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

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顗等言向小人假以貸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顗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眾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

四百八

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憸巧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

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為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為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翕張斂散之而卿忠誠内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

以疆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産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内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没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户恣其樵漁所造屨席之類榷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榷署於揚州江南平榷署

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鼊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榷署于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阯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鑌鐵鼊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榷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舶

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熈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榷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顆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爲役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

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
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
剏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舶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
送近地舶司榷賦分買泉福瀕海舟船未經賦買者
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爲
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
市易務呂邈入舶司闌取番商物詔提舉司劾之九
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舶諸船皆隸
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明廣三司
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

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貲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無引者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修定條約宜選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陳倩兩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領五年廣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州船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船司賦取之物免

至廣州請引詔孫迥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鍔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顓於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鍔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榷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無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

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貨名
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可
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
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蕃
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
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
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
海舶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舶司給防船兵仗
如詣諸國法廣南舶司鬻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

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幷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宣和元年秀州開脩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舶司即其地鬻之毋發至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

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
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
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
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
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鴈門砦置
榷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
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
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即新
城貿易詔北商齎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
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遣都

官員外郎孔揆等乘傳詣三榷場與轉運使劉綜并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繒帛漆器秔糯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榷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

罪賞法河北四榷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硫黄焰硝及以盧甘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豐元年復申賣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駞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絶其互市廢保安

軍榷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
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為置場于
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為徙保
安軍榷場于順寧砦既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
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
侵不已且聞出兀臧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
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第禁陝西
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
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
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章謝罪乃

復許之後二年令涇原熟戶及河東陝西邊民勿與
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議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申
詔諸路禁絕既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吳堡於寧星和
市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鬻銅錫以市馬
而纖縞與急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事具兵志楚
蜀南粵之地與蠻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羌
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
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
慶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
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

順久毋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即欽廉州各創驛令交人就驛博買至是即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畫馬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脩遂致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諭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六月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川陝即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

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為姦六年大理國獻馴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却象勿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盱眙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蛋丁蓋珠池之在廉州凡十餘接交阯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蛋往採之多為交人所取又為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九年存盱眙軍榷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靨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榷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

峒緣邊州縣置傳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黷貨啓釁非便止合聽商賈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猫兒眼睛之類皆寘于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船曰料河遞得三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賈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

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舶戶懼抽買數多止販麄色雜貨若象齒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司提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不便船破檣壞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為麄色

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贍家錢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綱分為三十二綱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千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麄色香藥物貨每綱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麄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為一全綱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船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

志卷第一百三十九